

世家·鹿顶山

茶香里的振兴密码

| 刘于越 文 |

清晨，群山还浸在乳白色的薄雾里，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。我跟随父亲沿着新修的盘山公路蜿蜒而上。车窗外，黛青色的山峦层层叠叠，碧玉般的茶园依山就势铺展，令人赏心悦目。

父亲粗糙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方向盘，感慨道：“记得小孔刚毕业那会儿吗，多少人说他读书读傻了，放着上海的锦绣前程不要，偏要回这穷山沟种茶叶。”

那时的画面仿佛仍在眼前：2019年的夏天，蝉鸣撕扯着闷热的空气。作为一名985高校的工商管理硕士，小孔如愿以偿地拿到了某跨国公司的offer。但就在临行前夜，他独自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，望着那些低矮的土坯房，想到乡亲们佝偻着腰在板栗林里劳作的背影，想到周阿婆家漏雨的屋顶……月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长得足以丈量一个年轻人的赤子之心。

2020年寒冬，逆行返乡的小孔站在四处漏风的村委会，呼出的白气在眼镜上结了一层薄霜。他用冻得发红的手在土地流转协议上签字时，村民们哄笑起来，有人打趣道：“小孔啊，你这文凭怕是要泡在茶汤里喽！”老支书默默递过一杯热茶，茶汤浑浊，杯底沉着几片粗老的茶叶：“娃啊，这茶叶能卖出金子价？”

谁曾想，仅仅五六年光景，这个揣着硕士文凭的年轻人，真的在贫瘠的黄土地里种出个省级示范家庭农场。茶树枝丫间挂着的不仅是嫩芽，更是一个个金色的希望。

我们的车刚停稳，便撞见茶山上人影绰绰。那个穿着运动鞋踩在泥地里的身影，正是我们要见的小孔。他正手把手教茶农给新栽的茶树修枝。阳光穿过茶树的间隙，在他晒得黝黑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
“刘老师，可把您盼来了！”见到我们，他小跑着迎上来，运动鞋上沾着新鲜的泥土，“昨天刚接到上海客商的有机茶订单，正组织乡亲们抢摘头茬春茶呢。”他抬手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指甲缝里还留着茶树的青绿色汁液。

跟随小孔穿过茶园，科技兴农的印记随处可见：智能气象站的金属杆在阳光下闪着冷光，电子屏上跳动着实时温湿度数据；技术员掏出手机轻点App，无人机便嗡嗡掠过茶梢，喷洒的生物制剂在阳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；土壤墒情监测仪深扎在地里，像一个个忠实的哨兵。山脚下的民宿群白墙黛瓦，与青翠茶山相映成趣，几个金发碧眼的留学生正跟着村民学炒茶，此起彼伏的惊叹声惊飞了茶树上栖息的画眉。

在民宿的咖啡厅歇脚时，我们遇见了正在整理茶具的周阿婆。她原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，丈夫早逝，儿子在外打工多年。如今她粗糙的手指正灵巧地摆弄着精致的茶具，阳光透过落地窗，在她银白的发丝上镀了一层金边。

“多亏了小孔这孩子，”老人给我们斟上一杯绿白茶，茶汤清澈见底，嫩绿的芽叶在水中舒展，“把我家老屋改成茶艺体验馆，每月工资加分红能拿三千多哩！”她的笑容里盛满了骄傲，“我儿子现在在包装车间当组长，儿媳在直播间卖货，小孙女去年考上了浙江大学的茶学专业。这野茶树啊，真让小孔变成了摇钱树！”

暮色渐浓时，山村的万家灯火次第点亮。茶山上的灭虫灯在群山间织就一片人工星河，与天上的繁星交相辉映。“您看那边，”小孔指向远处的物流园，几辆冷链车正在装货，“今晚就要把春茶发往合肥、南京的直营店，明早市民就能喝到带着晨露的新茶。”他的眼睛里跳动着灯火的光亮。

下山时，送别父亲和我的小孔脚上沾满泥土，但踩出的足迹，分明是条通向乡村振兴的青春足迹。晚风送来阵阵茶香，混合着梨花的甜味。这片土地上的故事，就像杯中的茶汤，初尝微苦，回味却格外甘甜。

语丝·五里湖

眼泪

| 冯娟华 文 |

年纪越大，泪点好像越来越低。

同事说她婆婆生病住院，医院发了病危通知，她儿子才忙不迭地通知众亲戚。当时婆婆的妹妹，正在公园散步，突然接到电话后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穿了家居服就一路飞奔来医院，还没上电梯，就开始呜呜咽咽哭，待冲进病房，白发姐妹俩抱在一起号啕大哭……我忽然眼泪横飞，办公桌上的纸巾，一张一张扯下来。

黄昏，坐在阳台，就着夕阳的残光，随手翻阅浙江嘉善作协主办的文艺季刊《柳洲》，其中有一篇名家散文，写了一对夫妻送儿子去普陀山出家的传奇历程，那个天资聪慧的幼儿，因宿世机缘，自愿到寺院削发，小小年纪的他，倒背着手，对舍不得离开他的母亲说：“筱青女士，这么久，你还不肯放下吗？”这是一句多么无望的问话，想想这红尘俗世，骨肉亲情，舍与得，悲与喜，换位一思，读来真是泪流满面。

近年来，晚上静坐时，也常常莫名其妙流泪，一大颗一大颗的眼泪滚出来，从脸颊滑落，流到嘴边，又跌落腿上。明明是无悲无喜，我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。

年少时，我的眼睛可是长在天上的，那时候特别犟，父母说一句，我顶三句，气得母亲常拿竹竿抽我。往往抽得腿上一片红紫了，我还高高地仰着脑袋，不让眼泪滑落下来，竹竿打断，我依然一声不吭地盯着母亲。最后总是母亲打不

下去，捂着脸哭着跑开。晚上半梦半醒间，听得母亲和父亲在叨咕：“养了这个姑娘，不知道像谁，打不哭，骂不听，真是气死人。”母亲说得火气上来，又埋怨父亲：“都是你把她宠上天，无法无天，将来不晓得成啥样子。”

长大后外出工作了，想着家贫，没有伞的孩子要努力奔跑，除了上班，天天去夜校上课，或者在图书馆埋头看书。咬牙坚持的时光里，没有眼泪，没有抱怨，只有拼命往前冲。

儿子出生后，一路跌跌撞撞走来，早已磨炼了心智，上班，带娃，家务，忙得飞飞，连矫情都没有时间。几十年来，遇到多少磕磕碰碰的事情，也是咬着牙硬扛了下来，自认内心已经非常强大。

如今孩子长大工作了，我也混

到了退休。这辈子，终究是混了个平庸、安稳，幸好拖着个还算健康的躯体，继续和时光厮磨。

可是，我不知道自己哪里出了问题，看驼背的老婆婆扫地，看黄昏时守着几棵青菜的卖菜老人，我常常泪眼迷离，他们忙碌一生，究竟为了什么？他们的今天，会是我殊途同归的明天吗？

常常暗自疑惑，我是不是抑郁了？还是老了？可是，那些鹤发驼背的人，才叫老人，我好歹还精神抖擞地上着班，能唱能跳，能在阳光下奔跑和微笑。

某天看书时，偶然读到一句话：“世间所有的眼泪，皆因看见了自己”，我终于恍然，行走在人世间，这乌压压的芸芸众生里，哪个是我？哪个又不是我？

再一次泪目。



英雄图

插画
戎锋

情趣·健康桥

我的菜地 我的菜

| 杨伟松 文 |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，生产队里都会给每家划一块菜地，用以解决家庭日常的蔬菜问题。看着爸爸妈妈如何整地、播种、施肥、浇水、除虫等等，小小的我，也在老家的土屋后，开垦了一小块地，种上了青菜、萝卜、南瓜等。每天上学前、放学后，都要迫不及待地去看一看，松松土、除除草、施点肥，看看发芽了没有、长势如何，渐渐地，喜欢种菜的基因便播下了种子、扎下了根。

军校毕业后，来到东海前哨的一个海岛上。当一切都驾轻就熟，各项工作都步入正常的轨道后，便有了闲暇时间，尤其是节假日。慢慢地，种菜的欲望渐渐苏醒，逐渐升腾，说干就干，勘察地形、解决水源、买来种子，硬生生地带领官兵在水兵楼后的山坡上，辟出了一块菜地，播下萝卜、辣椒、西红柿等种子，浇上水、施上肥，然后，就是静静等待着破土而出的那一刻。当这些蔬菜被来部队探亲的军嫂们端上餐桌的时候，一种亲切感、成就感油然而生。以至于多年后，战友相聚时，总会提起当年海岛上的那块菜地、那种味道，毕竟，很多人都是吃着海岛的蔬菜长大的。

转业到地方后，依然是“痴心不改”，种菜的念头始终在心头。往返在家与单位之间，一路上，贼溜溜的眼睛总是在扫描与寻找心中的那块菜地。在废弃的厂房里，在尚未开发的闲置地，在河边，在湿地，拢共在七八个地方，开过荒、种过菜。然而，天不遂人愿的是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，基本上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以至于有同事开玩笑地说，你的菜地，引领了城市的发展方向。

种菜后，更知道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，以及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不易。如何涵养土地、何时浇水施肥、怎样剪枝掐头，如何顺应季节变化、怎样与鸟斗、怎样与虫斗，都是有讲究的，也是学问，好在，现在的抖音上，基本可以解决这一切。

种菜后，更明白，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，没有产权的菜地，有了今天，或许就没了明天。

人生如种菜，总感觉种菜的过程，与人生颇有几分相似：施底肥打基础，浇透水定好根，搭架子建平台，接地气甘甘露等等，此情此景，充满了满心的欢喜！有物质的，更有精神的，既养生更养心。种菜人往往并不仅仅是为了食用，更大的价值在于享受植物成长过程中的乐趣。

源于自然，又归于自然。人人心中都有一个隐逸着的“田园梦”，尤其是对于来自农村而又上了年纪的人，就更是如此。健康安全不说，更为关键的是，沉浸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身体是放松的，心境是宁静的，而思绪则可以是飘逸的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呆呆地坐着，什么都不想，享受独处的静谧与美妙；在这里，你也可以放飞心情，什么都想，任由思绪信马由缰，回忆一路上走过的路、跨过的桥、见过的人、做过的事，既感慨万千，又若有所悟，当然，如果能够就此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，你也就从仰视、平视，走向了俯视。

看见抖音上，有人如此调侃种菜：自从种菜得了精神病以后，精神就好多了，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，有事没事总想去菜地转，一天看800遍，也看不够，看开花了没有，看长新芽了没有，看结果了没有……作为一名来自农村、爱好种菜的菜友，感同身受。现如今，菜地上的布局已经基本到位了，有黄豆兵、地瓜班、丝瓜排、南瓜连、西红柿营、空心菜团、羊角蜜旅、辣椒师、长豆军等，等等等。

不好意思，扯远了，我的菜渴了，我得去伺候它们了……放心吧，等到可以采摘的时候，微信你！